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顧永涵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二

人部四十一 謹慎 勤勞

謹慎一

增爾雅曰毖神溢慎也疏曰謂謹慎也毖者周書洛誥云夙夜毖祀溢者舍人曰溢行之慎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 易曰庸行之謹 又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又曰君子以慎言語 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曰苟錯諸地而可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書曰儆戒無虞　又曰慎厥身修思永　又曰慎厥終惟其始　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又曰其難其慎　又曰明德慎罰　詩曰慎爾出話　又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禮曰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又曰君子道人以言

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又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又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韓詩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又曰修身不可以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毁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

漢書魏相傳曰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

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晉書郭璞傳曰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　老子云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管子曰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

又曰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　文子曰所謂小心者

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　荀子曰言有名禍也行有名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文心雕龍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　明方孝孺集曰均之為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為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

謹慎二

增三國志齊王芳紀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書曰厥亦

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又曰惟周公克慎厥始

荀子曰繒邱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史記萬石君傳曰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宫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又曰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為通有郎

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孔光傳曰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

之過以奸求也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後漢書曰清河孝王慶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觀漢記曰樊楚為尚書郎每當職事嘗晨駐馬待漏雖在門署冠劒不鮮於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曰樊宏為人謙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

上聞之勑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以書安不發悉辟藏之後捕貴戚賔客安開辟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漢紀曰北海敬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知慮畏慎如此　司馬

徽别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倫問徽者初不辨其髙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問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三國志許褚傳曰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荆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

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
太祖聞愈愛待之　典韋傳曰韋為校尉性忠至謹重
嘗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通鑑曰吳左
大司馬朱然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　晉書
荀朂傳曰朂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
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　羊祜傳曰祜歷職二朝任
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馬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
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

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南史周捨傳曰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一座皆悦與人語謔終日不絶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通鑑曰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

太平御覽曰後魏庾岳

為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北史李孝伯傳曰孝伯性方慎忠厚每朝廷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草藁家人不見　唐書房玄齡傳曰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屛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薛元敬傳曰元敬謹畏未嘗申欵曲杜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楊師道

傳曰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
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
宇文士及傳曰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
往馳召士及亦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
不對　蕭瑀傳曰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
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
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
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　通鑑曰李大

亮身居三職宿衛两宫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

唐書席豫傳曰豫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耶　裴遵慶傳曰遵慶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諫而見從即内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　高郢傳曰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藁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傳私家

鴻書曰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

所宗及柳玭為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髙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髙則驕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宋史賈黄中傳曰黄中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黄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為謹厚　遼

史耶律賢適傳曰應歷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　金史薛繼先傳曰繼先字曼卿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弁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　元史阿爾哈雅傳曰阿爾哈雅兄伊納濟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　納

延傳曰納延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鋭斬將搴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惰以墮先王之名爾曹戒之　察蘇傳曰察蘇子博克遜母張氏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博克遜受教唯唯　安圖傳曰安圖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帝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圖對曰安圖雖幼

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明劉基傳略曰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大云　又曰基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　湯和傳曰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

國論一語不敢外泄　洪武實録曰上與翰林待制吳
澄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
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
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
者則必至成大惡　潘辰傳略曰辰居官晨入夜歸宅
禁近隆冬不置爐火　椽曹名臣録曰胡嵓性謹密内
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
吾不知也　楊士奇傳曰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

事雖至親厚不得聞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為少保尚書甞與同列飲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張輔傳曰輔雄毅方嚴治軍整肅屹如山嶽三定交南威名聞四裔歷事四朝連姻帝室而小心謹慎善遠權勢

謹慎三

原怨豈在明　治不忘亂尚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易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

小吏為密　大臣莫知三國志魏

楊阜傳阜遷將作大匠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名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愈敬憚之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石慶數馬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趙禹絕賓 漢書趙禹傳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陳寵周密 後漢書陳寵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

李秉清勤 王隱晉書李緒子秉官秦州刺史嘗侍司馬文王坐上曰為官當清慎勤不得已而去三者何先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為大

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增親署笏端　常書座右　唐書崔澄性滑稽善辨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　金史毛碩傳碩性謹飭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嘗書置座右以為莅官之戒

藏稾禁中　給事帳下　歐陽修晏殊傳公侍東宮時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稾進示不洩也後閱閣中遺書得所進稾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北史魏王洛兒傳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

下門式馬　脫帶腰舟　列女傳蘧伯玉事詳賢二　晉書蔡謨傳謨性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常佩銀符　不作木枕　元史蘇克傳蘇克父呼魯古爾國王穆呼哩麾下卒也後更隷

塔海將兩格軍以善馳馬有口辯慎重不泄令佩銀符常居軍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稗史即世業泛涉典籍清慎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宦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過於此惟願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未合世業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去終不言　醉亦熟視

稗史劉仲輔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起視之乃所識人也即檢奩中物與之令去曰吾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慎如此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懍馭六馬　戲謝一繖

南史梁范雲傳梁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又何遠傳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繖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出入禁闥

簡閱衣裳　漢書霍光傳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南史王琨傳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官幘如此數四

先室內批　誠如聖諭　宋史劉黻傳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　元史廉希憲傳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曰卿得良醫疾可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　蓋以醫諷諫也

知法不犯　執節愈恭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紀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宋史嗣秀王伯圭傳伯圭孝宗同母弟也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行家人禮

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

家人莫知　小吏抗禮 金史裴滿亨傳亨性尤謹容出入宮禁數年譏議忠言多所裨益有稾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　三國志闞澤傳澤性篤慎官府小吏呼名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並車擘轡　徹鉤擁簾 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騎並車擘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唐書杜審權傳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袵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

直入禁中　鷩拜殿下 宋史王旦傳契丹犯邊旦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敏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遠醒驚拜殿下帝聞之而喜

不近宮女　出見堂皇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宋史王旦傳旦為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畫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

刻鵠成鶩　擁鑪畫灰　後漢書馬援傳援戒其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南唐書宋齊丘嘗參祕畫先主遂于池中築小亭度之以

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幃中置灰罏匕箸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為字旋即平之

思患豫防

括囊无咎 易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又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不諱不伐

萬舉萬全 韓詩外傳孔子曰夫慎於言者不諱慎於行者不伐記纂淵海聖人萬舉而萬全

謹慎四

增履霜堅冰 易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

毀削草本 後漢樊宏傳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

蹈尾涉冰 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閉門斷客 魏略李豊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識別人物後聲稱日隆其父不顧其然遂令

閉門教使斷客

完如金城 韓詩外傳曰慎一日完如金城

心如地寧 玉笑零音心如地寧謂之慎

每事十思 吳志呂岱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必每事十思

托意古人 彙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頤保優閑 北史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

致酒數斛 記纂淵海侍中謝朏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與人事

不如不知 三國志杜瓊傳瓊學業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自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泄漏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

容函去來 彙苑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容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

大小必以啓之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謹慎五

增詩魏曹植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晋嵇康幽憤詩曰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祗攪予情安樂必戒乃終永貞

增賦漢張衡思元賦曰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惟余身之未敕　唐劉知幾思

慎賦曰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捨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生也者賢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揔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行以之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逐途其必躓何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躭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巇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籓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竒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為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

二頃樵採一壥耕穫困沈名於抱關志充詘於懸節俄扳跡於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劍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怪廼九族其惟索爾其寂莫無事般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響膏爍起於多明趙國縱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一作殊謂京房於

西漢獻寶刖於南荆遂懐沙於楚塞因説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嵇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為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黄閤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恩舊望鳥兎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擅得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覇而胥溺黥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思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媢徒吊閭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

寵遷吮癰求受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托夢而衣
穿嗌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嘘霜而吸露力轉
日而廻天自謂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
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
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
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出入田竇往來平勃
歌無魚以自謀獻文虵而請謁疑臥薪之可久謂巢幕
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衡風欻其上摶曹門傾而夭鄧

賈室壞而夷潘班坐刑於黨賓殷取戮於臣桓顧噬臍而不及知觸籓一作拾之為難夫化亦漸乎鄰丹為黔資於邇墨生於麻者既草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鮑叔遊異田蘇忘臭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為娱餘推誠而裨一作狎耳蕭結契而連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綢繆於魏諷石嫵疑一作憮於州吁孫秀與趙倫齊貫石顯將牢梁並驅汙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

而指瑕鑒冰鏡而求垢彼獨潔之為雅固羣醉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紳以豚犢延冠盖以雞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后禰悲號於座上庾嘲詭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而不驚疑作警怨無小而不雠察闕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倜儻英踦昂藏遠邁覼厮隷其如萍覿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安知鷙炙

轂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羮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誡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暴貴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軏若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髙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强死無為福先無為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為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闇室而整冠循

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為介冑忠貞為劒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衣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主之立誡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為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禀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弗珍雁含枚以避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而衛足櫟不材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

真矧百行之君子廼三才之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之可詢敢刊銘以勸座遂援翰而書紳

增論方孝孺謹行論曰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為聖賢得之而後為賢君子修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閫閾

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
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
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
力專志之所為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

增銘金人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
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
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湖綿綿不絕或成網

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增誡唐姚元崇辭金誡曰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

心乾乾終日愼乎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無悔恡不若守愼愼之伊何主誠在乎爪李悔之伊何讒謗由乎薏苡愼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恥凡所從政當須正己誠往修來愼終如始

增雜文劉子曰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

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勤勞一

增爾雅曰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注莫知我勩惟王之邛哀我癉人疏皆謂勞苦也倫者理也理治事務者必勞勩者廣雅云苦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勑者相約勑也亦謂勞苦愉者嬾也郭云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庸者民功曰庸癉者說文云勞病也　又曰勞來强事謂剪犨勤也注詩云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為勤也詩曰追其謂之剪犨未詳　又曰庸庸慅慅勞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　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又曰勞而不伐　書曰夙夜罔或不勤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又曰明作有功　又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又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左傳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穀梁傳曰古之君

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詩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於公賦小星　又曰夫婦相戒以勤賦女曰鷄鳴　國語敬姜曰天子大采（大采袞職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少采黼衣也）夕月與大史司載（載天文也）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九御九嬪之官也）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明永

樂實録曰上嘗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宜盡士商賈皆當盡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勤勞二

增列子曰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産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尸子曰龍門未闢吕梁未鑿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顧人曰禹步 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懐

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萬民　詩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周紀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書曰惟公克勤王家　詩傳曰召公勤於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書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　周紀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交加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言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殁也謂之叡聖武公　史記吳太伯世家曰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

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韋編三絕　詩外傳曰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入以星出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史記張湯傳曰湯子安世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禄大夫　東觀漢記曰王丹每歲農時載酒肴於

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　漢紀曰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又曰諸葛亮遣使者至司馬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

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三國志步隲傳曰隲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晉杜預自序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晉紀曰陶侃為都督荆州諸軍事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君子當正其衣冠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

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叅倍百姓皆勤於農作家給人足　又曰秦建元八年以王猛為丞相軍國内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　南史齊何敬容傳曰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范雲傳曰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狗

一朝之宴逸也　徐勉傳曰天監二年除勉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北史斛律光傳曰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

五代梁紀曰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宋

紀曰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啓篋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　宋史李沆傳曰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　宋紀曰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兩宮虛已以聽為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金史完顏禪華善傳曰禪

華善軍中無事則窓下書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　元史吳澄傳曰至大元年召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明王璡傳曰洪武末璡以賢能薦拔寧波知府清廉強幹夜四鼓輒升堂秉燭讀書聲徹署外閒詣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誦習無敢懈　文皇

實録曰上諭禮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皇考多効勞
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羣臣並入朝參觀其步趨之艱朕
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其見任者不在此列　稗史曰
明周文襄名忱勤敏過人凡行事纎悉不遺每日陰晴
風雨亦必詳記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
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
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不能行由是知公之風雨
必記非漫書也　夏原吉傳略曰原吉修東南水利役

十餘萬人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見役夫暴日中曰吾何忍獨適因麾蓋去之

勤勞三

原定國　廣業禮以勞定國則祀之書業廣惟勤　不匱　有繼左傳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能勤有繼　靡盬　匪懈詩王事靡盬又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盡瘁　勿休出師表鞠躬盡瘁白帖雖休勿休不懈於位　增上士　佳吏三國姜維傳諸葛亮與留守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　漢馮勤傳光武時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吏也後以勤

勞賜爵關內侯

馬上得息　原日至不休

五代史梁敬翔傳翔從朱溫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晝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漢薛宣傳宣為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理事宣出教曰日至令吏休所從來遠矣

增東征西討　原晝講夕復

元穆呼哩傳穆呼哩謂其弟岱遜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第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　國語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增能荷堂構　皆應準繩

宋史和㠓傳上謂李昉曰㠓宰相子勤慎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㠓者不可多得也　南史梁韋叡傳叡進討合肥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具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

老農不及　聖人且然

南史程靈

洗傳靈洗性好播植躬勤耕稼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散用貲財亦弗儉吝　性理楊子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　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

無事不理　其功可推

稗史彙編傳翽居官有名為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廌廌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傳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網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唐宋慶禮傳慶禮為政嚴少私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之勞臣在邊陲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強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宴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

聞鼓驚起　被甲徒行

北史周裴俠常遇疾沈頓忽聞五鼓即便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佑其勤恪耶　宋韓世忠傳世忠子

彥直鄂州都統制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令統制官以身帥之人習勞苦馳騁如飛詔諸將倣行之

頭如蓬葆　心若天運　漢燕刺王旦傳樊鄽曹灌攜劒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　百川學海心如天運謂之勤

大寒炙火　盛暑篝燈　新唐書宗室列傳戡字定臣十餘歲即好學大寒撥薪自炙夜無燃齋默念所記　元蘇天爵傳天爵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

分陰當惜　力田為先　晉紀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常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

稱名軒

子為別食　弟豈冒恩　五代史唐臣傳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　元劉秉恕傳世祖常賜秉恕兄秉忠白金千兩秉忠辭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冒恩乎

士同力役　身率墾田　宋韓世忠傳世忠在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織薄為屋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唐劉昌傳昌為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

簞瓢不倦　書算盡通　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　金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笑法

閲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

設榻以坐　帶經而鋤

金高汝礪傳汝礪為尚書右丞相上諭汝礪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為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為設榻耶　史記兒寛傳寛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

王播反樂　班宏益恭

唐王播傳播勤吏職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　又班宏傳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苦而已益恭

據案獨留　覆衣而去

唐呂諲傳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遊諲獨頹然據案鈎視簿最翰益親之　魏氏春秋高文惠為刺姦令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書而寐太祖常夜微出見而哀之徐解衣以覆而去

為示

鐵硯　不離小齋

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　小學唐柳公綽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決私事接賓客自旦至暮未嘗離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事至十反　夜必再巡

漢紀諸葛亮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　南史梁宗室傳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弟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連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

詎可遽去　不令遠出

宋張昇傳昇為參知政事樞密使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

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　元馬亨傳亨爲陝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上便宜六事疏聞帝即召見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對曰新自陝西來覲帝諭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遠出矣

君子無逸　老人何苦　書君子所其無逸　唐蕭德言傳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莫不向義　未嘗少閒　國語魯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晉紀陶侃爲荆州刺史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撿攝未嘗少閒

運甓齋內　晉紀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轉漕關中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史記蕭相國世家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五鼓每入學　三年不窺園元齊履謙傳仁宗即位嘉尚儒術以履謙為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諸生皆畏服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母寢未熟吳澄詎敢咿唔　帝臥得酣大亮為來宿衛元吳澄傳澄五歲日授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唐書李大亮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

蔣乂不衰於晚歲寒暑恒親　曲樞惟切於幼君出入匪懈唐蔣乂傳乂結

篤志學老而不厭雖盛寒暑卷不釋於前　元齊蘇傳仁宗幼時以齊蘇可任保傅左右擁翼齊蘇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衍鞠躬盡瘁夙夜匪懈

勤勞四

增鞭算　唐劉晏傳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留

親蒙矢石　北史郭榮傳榮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

臣負羈紲　左傳子犯謂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

手不停筆　梁紀徐勉為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

親

賜佩刀　唐魏徵傳太宗一日宴羣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

正朕違為國家長慮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不寢至旦 漢趙廣漢

傳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

行不乘騎

武編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神無滯用

北齊書楊愔傳愔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勤勞五

增詩文選樂府君子行曰周公下白屋吐餔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明宣宗織婦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繅繅絲準擬織

為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纏上機弄杼拋梭窓下織斯螽動股織未停鷄鳴三號當夙興機梭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有蠶作繭未必如甕盎累絲由寸積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粲粲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沈思一憐汝

增疏漢晁錯疏略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縣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其勤苦如此

增論三國韋曜博奕論曰古之志士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增雜文唐韓愈進學解略曰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人部四十二 儉 剛 勇

儉一

增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又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又曰用過乎儉　書曰克儉于家　詩曰羔羊之皮

素絲五紽　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儉德之共也

國語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　詩外傳曰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漢書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史記公孫弘曰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金史赫舍哩良弼曰古者地廣人淳

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
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
遇凶歲而民已病矣　管子曰辨于黃金之理則知侈
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　又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
禁侈靡為國之急也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
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
又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矣

束晳曰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水陸之積不足　顔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恤之謂也如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性理許衡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儉二

增柳宗元晉問篇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

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

風俗通曰大禹闕百品之羞而菲庖厨殷湯寐寢黄屋

駕而乘露輿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

尺以見儉也　汲冢周書文王語太子發曰不爲驕侈

不爲靡泰不滛于美括柱茅茨爲愛費因就不決曰括　墨子

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劒　尹

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

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孔叢子宰予曰

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清素好儉妻不服絲妾不衣帛
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
所以為夫子也　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
豆澣衣濯冠以朝　左傳子西曰吾昔聞闔閭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公羊傳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
而入靈公望見愬而再拜心怍焉欲殺之使勇士往入
其門上其堂俯而窺其户方食魚餐勇士曰嘻子誠仁

人也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微　三國志和洽傳曰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以故汚辱其衣藏

其與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諸葛亮傳曰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别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𣏌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董和傳曰蜀土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規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蔣欽傳曰欽拜

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孫權嘗入其堂内毋踈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　毛玠傳曰玠以儉率人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凴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雖居顯位常布衣疏食

綱目曰宋文帝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南史孔覬傳曰覬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

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　顔延之傳曰延之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夏侯亶傳曰亶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梁昭明太子統傳曰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巳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北史楊椿傳曰椿戒

子孫有曰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

唐書盧懷慎傳曰懷慎清儉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韓滉傳曰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

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推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乎　薛革傳曰革治身㲄薄所衣緑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家　五代梁紀曰梁以王審知為閩王審知儉約常躡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　宋史錢俶世家曰俶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　宋紀曰李沆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

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宋史葉顒傳曰顒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史纂左編曰宋杜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遼史張儉傳曰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廉其清貧令

恣取内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奬重　蕭惠傳曰惠性寛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居要地禄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為缺乏陛下猶有所賜貧于臣者何以待之　金史布達特哩古傳曰特哩古為政簡靜不積財甞曰俸禄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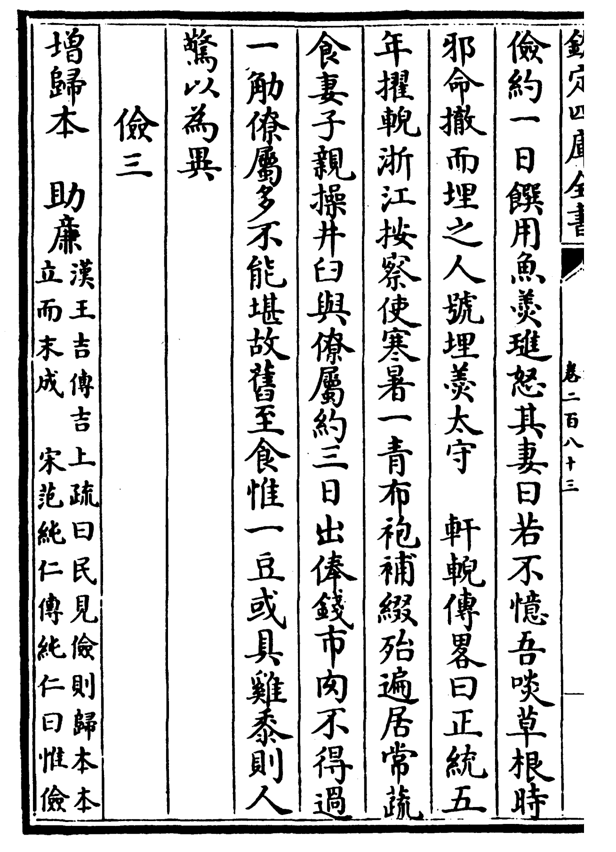
元史裕宗列傳曰皇太子珍戢服綾袷為瀋所漬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請織綾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

非難也顧是物未㪚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　秦起宗傳曰起宗為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具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于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　明紀曰來恭由貢士洪武中拜御史陞僉都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勢有譏恭者帝私幸其第見夫人

紡綿公鋤菜遂誅譏而益重公　明紀編年曰太祖見散騎舍人衣服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春耕暑耘蠶婦縷績手成其勞已甚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洪武實錄曰凌說為浙東按察使入辭上見其衣服垢敝謂曰汝久居逋顯猶服敝衣得無儉不中禮乎對

曰以平生好儉素上曰好儉固是美事但無似公孫有飾詐之譏　又曰曹國公李貞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弊必緝之雖一帶弊亦必藏以待用或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于前懇懇言未遇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于此雖美食盛饌何患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所不喜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為戚里之長苟為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念之其儉約蓋本于所性云　明王璡傳畧曰璡自奉



儉約一日饌用魚羮璡怒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邪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羮太守　軒輗傳畧曰正統五年擢輗浙江按察使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觔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為異

儉三

增歸本　助廉漢王吉傳吉上疏曰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　宋范純仁傳純仁曰惟儉

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蜂盤 繩帶

南史陳武帝居阿衡時恒從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蜂盤有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為虛費 又梁沈約傳約孫衆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

原飯脫粟 臥

布被

白帖晏子相齊食脫粟飯 漢公孫弘傳弘以三公為布被

增後人莫及

原古道難遵

性理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 漢書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上簋啜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此儉而難遵也

增詔賜宮錦 命輟殿材

元白景亮傳景亮為衢州路總管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

唐書魏徵冢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為營搆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所尚

治人事天　望風成俗

漢東方朔傳朔曰孝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性理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

裴坦家法　王旦門風

唐裴坦傳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　宋王旦傳旦疾甚戒子弟云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于修泰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柩中

禮乘駑馬　詩賦羔羊

禮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詩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惡衣糲食　虛室單牀

元張子良傳子懋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懋惡衣糲食率之以儉　梁書到溉傳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

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臣以為易

吾幸其馴

宋劉章傳章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　唐李懷遠傳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荅曰吾幸其馴不願他駿

享可二簋　案惟三桮

易二簋可用享　漢朱博傳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

悉寄天府　並挂屏風

南史梁南康簡王績傳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又王琨傳琨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書有千卷　家無百

錢 晉華嶠傳嶠清格儉素雖居顯列嘗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 性理周濂溪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灑雅有高趣 周捨荻障 馮道茅庵 南史周捨傳捨性儉素如布衣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障壞亦不修 五代史馮道傳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 埋羮太守 曳柴夫人 明王雄傳詳儉二 漢王良傳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東坡爵肉 祁公麪飯 侯鯖錄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

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山堂肆考宋杜祁公衍食于家惟一飯一麵或美其儉公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皆國家所賜一旦去位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膳裁豆踖 **蒸乃葫蘆** 唐張孝忠傳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踖而已人服其儉 盧氏雜錄唐盧懷慎為相清儉召客會食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疑為鵞鴨已而出餉客則葫蘆一枚也

不改茅屋 **重修蔗糖** 南史臧燾傳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獨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 明祝允明猥談江西俗儉刻木為蔗糖一客欲取食之入手始知不覺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

何加文子 **不如巨公** 唐李元紘傳紘為國相家無留儲宋璟嘗歎曰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後漢宣秉傳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

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惟處故院**　**嘗送新衣**唐李愬傳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勲貴飾輿馬矜室廬惟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　晉桓沖傳沖性儉素嘗浴後具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大笑而服之　**食並二韭**　**侍惟一僮**　雞跖集李崇為尚書令富而多儉食常無肉並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元祐曰二九十八聞者大笑　宋程公許傳公許沖淡寡慾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　**持此安用**　**終當還官**　南史宋宗室列傳景素為荆州時有高齋刻楹柏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于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謝而反之　元葉李傳李

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

夏忘設帳　寒不衣裘

南史孫謙傳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居身儉素牀施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

都是素士　不興布衣

南史齊始興簡王鑑傳王儉嘗歎曰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宋紀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

可師後世　不知三公

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

三公也

原魚飱二歲　增袍衣數年　謝承後漢書趙咨守東海人遺以僎魚飱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元烏克遜澤傳澤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撲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為意也

丞相覆布被　夫人衣絹裙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飯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　唐紀李涗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集必無盛饌　乘不過軥車　稗史彙編翟公巽身歷兩府自奉甚于寒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言近日風俗奢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于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史記遊俠列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家無餘財

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

安石無澣洗　辛秘不改易　宋史王安石傳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　唐辛秘傳秘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

壟畝是親更咏歌之不廢　綺紈弗御何絲竹之堪娛　晉孫晷傳晷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　南史陳慶之傳慶之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

竹輿是駕並無翟茀之車　銅鏡相隨豈有麒麟之塚　唐書諸夷蕃將列傳裴玢從山南西道蔬食弊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後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伏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　西京雜記袁盎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

熊克之軒車難入偏多折節之貴游　道

根之牆屋不修竟作蕭條之寒士宋熊克傳克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　南史馮道根傳道根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

儉四

原有度左傳夫德儉而有度　增心逸小學紺珠四德銘儉則心逸　養德漢諸葛武侯戒子書儉以養德　足用國語儉所以足用也　妻執爨漢第五倫傳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莝芻養馬妻執炊爨　原無長物晉王恭傳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即以送馬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　增小窄羊稗史彙編時戢為青

陽丞潔以勤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

原宮室卑庳 左傳晉文公為盟主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

家無私積 又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增拾噉飯粘 晉殷仲堪傳仲堪在荊州食常五盌盤無餘有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

敗簷疏牖 山堂肆考宋曹彬兩總樞密五臨藩翰所居僅庇風雨敗簷疏牖人不堪其憂而彬處之自若至升武帳止衣弋綈坐素木胡牀而已

榼惟一味 明祝允明猥說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榼

不然官薪 會稽典錄陳修為豫章守性清潔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薪

不施錦繡 唐裴耀卿傳帝封禪還次宋州謂張說曰魏州刺史崔沔遣使

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

習家人事魏書中山恭王衮傳衮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織績紝習為家人之事

插燭板牀南史傳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

酒止五行考宋司馬温公與劉几席君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如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

糊紙補幬又曰東漢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布幬時或穿敗糊紙補之

原一裘三十年鹽鐵論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

馬餼不過稂莠國語子服之晏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儉五

增賦漢班固東都賦曰命有司頒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宫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内棄末而返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

張衡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往目不見其所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寳惟穀民去末而

返本咸懷忠而抱慤

增詔漢平津侯傳太皇太后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賔客皆分俸禄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内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内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

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又安帝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從節儉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

躬自菲薄去絶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增論三國郤正著姜維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

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增雜文宋司馬光訓儉文畧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近世風俗尤

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柹之類肴止于脯醢菜羮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

乎

剛一

增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書曰剛而無虐　又曰彊弗友剛克　又曰沈潛剛克　詩曰剛亦不吐　又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

禮曰外事以剛日　又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宋柴中行傳曰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　李椿傳曰君以剛德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　荀子曰剛彊彊毅靡所不伸　桂巖子曰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揚道制命　慎陽子曰廉則剛而直　魏劉劭人物志曰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　又曰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

剛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敎以告弟子乎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淵海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　史記伍子胥傳曰員為人剛戾忍訽能成大事　魏其武安傳曰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漢書諸葛豐傳曰豐

特立剛直為司隸校尉舉刺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漢紀曰趙王良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

吒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宣錢三十萬　三國志張昭傳曰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昭字

也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晉書傅咸傳曰咸性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疾惡如仇　南史蕭引傳曰引為中庶子建康令官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族子密時為黄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北史楊昱傳曰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伯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

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　劉行本傳曰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能得帝驚視問之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唐書李朝隱傳曰朝隱遷

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無避屈還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詣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　李邕傳曰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蕭至忠傳曰至忠為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贓汙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禮

乎至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闗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憚其剛直　宋史趙普傳曰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顔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豈得以喜怒專

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外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李沆傳曰沆爲平章事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畢士安傳曰宋真宗欲相畢士安士安曰臣駑朽不足勝任寇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士安曰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耳　宋紀曰馬

知節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驚動君相耳　陳恕傳曰恕條陳王安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元史張文謙傳曰文謙為人剛明簡

重凡所陳于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　賓默傳曰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顔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一統志曰明顧佐永樂中為應天府尹剛正不撓吏民畏服雖勲豪貴戚為之斂手議者謂有類于宋包拯之知開封府　明史顧佐傳畧曰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皆敬憚之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籐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廬獨

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為顧獨坐云

一統志曰張鵬涞水人景泰辛未進士立朝謇諤有才名時石亨恃寵作威福鵬極詆其罪平生剛直貞介夷險一致云　續文獻通考曰吳與弼字子傅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

剛三

原天德　地道左傳寗羸曰天為剛德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受性　懷

腸後漢高獲傳獲與光武有舊曰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　古詩疾惡

懷剛腸

增信道　守節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　前漢書申屠嘉傳贊曰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斂手　立脚　宋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　性理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然終是有立脚處故于聖門獨得其傳

不拜　獨揖　元樊執敬傳執敬由國子監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訟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焉　五代史龍敏傳敏歷進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拜敏獨揖之

破柱　埋輪　漢紀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

卒破杜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又漢安元年遣杜喬張綱等分行州郡具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輙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

為君子德　有古人風

性理朱子曰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　金陳規傳規為人剛毅有古人風

劉仲不及　魏徵何加

遼揚續傳帝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玦劉仲而已然仲不及玦之剛介　金孫鐸傳泰和二年十二月上召鐸及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

意卿能文　必爾犯法

宋周必大傳必大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上曰意卿止能文耳不謂剛正如此　元布呼傳布呼密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托克托護

送西僧過真定籛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布呼蔡受其狀以僧下獄托克托直欲出僧辭氣倔強布呼蔡令免冠跪庭下詰責之托克托逃歸以聞帝曰布呼蔡素剛正必爾犯法故也

少沖進諫 金賈少沖傳少沖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

孔璋上書 唐李邕傳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茍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譴屈而奸謀沮解疏奏邕得減死

莫見弘度　無逢懷恩 北史隋崔弘度言行剛正見者凜然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莫見崔弘度 唐書權懷恩傳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具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

性無茍合　名不虛行 元劉因傳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 晉書苻堅紀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

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頗有執持　素聞勁挺　金王脩傳明昌二年脩坐故出人罪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于罪謫之中授以見職　元呂思誠傳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挺聞不為勢利所屈

魚頭是目　皁鵰見呼　宋紀魯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唐王志愔傳志愔為侍御史以剛鷙為治人吏畏讋呼為皁鵰

不急細事　可寢大奸　唐呂諲傳諲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　稗史彙編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當稱古直　乃爾木強　元王磐傳磐資性剛方閒

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幸側目弗顧也 又廉希憲傳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上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

為戒太暴 不敢及私 前漢匡衡傳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 唐韋處厚傳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疑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

不避高下 以備股肱 南史劉祥傳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 桂巖子天近至精所以為剛也君引賢以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

矯時慢物 披心示誠 漢禰衡傳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 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

植有大節 槩為名臣 漢盧植傳植字子幹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詞賦能飲酒一石

治姓譜明熊槩官左都御史鋤豪強剛方不撓為時名臣

薑桂成性 冰玉持

身宋紀和議之初晏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齊東野語胡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

各申其志 宜終此言

唐崔隱甫傳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 北史元諧傳諧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于左右嘗言于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

無敢戲慢 不屈豪

強唐韋溫傳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 晉書張輔傳輔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時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

縣稱之

安能屈節　乃復低頭　宋史宗澤傳陳過庭等列薦澤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　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素剛除少府加給事中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内所住齋前罂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

自負奇氣　知為端人　元陸文圭傳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　又張德輝傳德輝天性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

韓愈愛重　士良恧縮　新唐書宗室列傳淮陽壯王道元六世孫漢少事韓愈為人剛畧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　又李石傳李訓誅死擢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仇士良等

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氣益奪縉紳賴以為殭

汝曹豈當議　臺諫皆有言

元張楨傳楨為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黯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案俱積平章政事伊埒特穆爾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　宋史王希呂傳希呂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

太傅安肯就吏　布衣乃能上書

前漢蕭望之傳有司奏望之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建白詘望之于牢獄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　宋史包恢傳恢歷仕至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汚蔑

之耳

王信見嫉緣觸要人　灌夫堪多不遺下輩宋史王信傳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史記魏其武安列傳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巳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巳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笑齊名之盧奐應愧賢兄　哭先死之王章真憐孝女唐盧奕傳奕黄門監懐慎少子也疏眉目豈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前漢王章傳章為京兆上封事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先時獄上呼因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明日問之章果死

邪難勝正豈容神廟之繁興　猛以代柔竊慮頴川之僵仆南史王神念傳神念性剛正所更州

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麗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靡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之風俗遂改　漢何並傳並徙頴川太守代陵陽嚴詡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頴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

剛四

增好斷 文中子剛者好斷

正色別白 唐顔杲卿傳杲卿任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

將軍揖客 漢汲黯傳大將軍衛青既益尊黯與抗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脫幘投地 初潭集卞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

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卿乃以一世勲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成人則一 北史常爽傳爽教授門徒京師學業翕然復興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

鐵伐為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赫連勃勃自北遷幽朔改姓幽姒氏後改姓赫連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曰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抗禮長揖 北史房彥謙傳司隸別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悍之皆為之拜惟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

真可大用 元托克托傳托克托曰先帝令我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自今已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即痛懲之帝聞喜曰托克托能剛制于酒真可大用矣

以毅名齋 宋史徐僑傳僑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

屹若太山 元張起巖傳起巖臨政決議意所背嚮屹若太山不可回

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

臣心如面 南史傅縡傳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于獄中上書後主大怒頃之少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

不容人短 宋史孫道夫傳道夫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鍊金煆鐵 宋紀仁宗時富范等同時執政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曰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視弼之心鍊金鍛鐵

祐甫不為下 唐崔祐甫傳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駮異祐甫不為下

剛五

增詩唐張說送王晙詩曰為負剛腸譽還追彊項名

增詔漢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馮野王是也

增策宋蘇轍策曰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

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

增疏宋柴中行擢宗正少卿上疏畧曰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奸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

增序明鄒守益贈范伯寧序曰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於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

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
而言則行行之由愈於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非宮入
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
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
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
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
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
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

可以叱萊尼可以北費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惴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于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為恥蓋知剛者鮮矣

增雜文宋蘇軾剛說曰孫君介夫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

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户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進步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　又曰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邪折

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

勇一

增爾雅曰番番蹻蹻勇也　釋名曰勇踴也遇敵踴躍欲擊之也　易曰用馮河　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詩曰有力如虎　又曰孔武有力　禮曰臨事而屢斷勇也　又曰用人之勇去其怒　左傳狼瞫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又伍尚曰知死不辟勇也　周禮曰司右掌羣右

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史記魯仲連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墨子曰君子戰雖有陣而勇為本焉　河圖曰烏一足獨立見則主勇強　劉邵人物志曰勇敢也者義之決也　又曰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　劉向新序曰功成而受賞是賁勇也

勇二

增外紀曰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

山崩使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補天　五帝紀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貐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出淮南子本經訓　元史廉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與于己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者是自棄也　詩說曰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左傳曰齊侯伐魯戰于長

勺莊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又曰杜回秦之力人也　國語曰晉悼公知荀賔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　性理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

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左傳曰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獲用也）王鮒曰子為彼欒氏（為彼欒氏如欒盈之待二子也）乃亦子之勇也 又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鄹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虒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

韓詩外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

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穀梁曰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扶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　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慶忌要離詐得罪出奔遂如衛求見慶忌曰願因王子之勇闔廬可得也慶忌信其謀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

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　又曰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追之于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　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

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韓詩外傳曰孔子遊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莊子曰孔子圍于匡子路入見孔子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

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　尸子曰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　魏公子列傳曰公子無忌非救趙如姬盜晉鄙兵

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亥與公子俱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揚子曰或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曰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　廉頗列傳曰廉頗者趙之

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　刺客列傳曰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天中記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無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項羽本紀曰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留侯世家曰張良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

韓故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前漢書武五子傳曰廣陵厲王胥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　食貨志曰匈奴侵冦甚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王莽召募猛士時有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　陳俊傳曰俊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于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難曰戰

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董卓傳曰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　蜀志曰關羽張飛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　魏志曹真傳曰真嘗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太祖壯其鷙勇　許褚傳曰太祖征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陰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軍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晉書劉牢之

傳曰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多募勁勇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劉曜載記曰曜征陳安安累敗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于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輙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摶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南史陳蘭欽傳曰欽有謀畧勇

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　羊侃傳曰侃少雄勇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于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至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北史魏高祖本紀曰帝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　東魏孝靜帝紀曰帝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　高季式傳曰范陽盧曹以勇力稱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

能拔樹常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冦范陽曹登城
射之矢出三百步挍弓于外羣𠑽莫能彎乃去之時有
沙門曇讃號為神力惟曹與之角焉　韓茂傳曰茂年
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曽親征丁零翟猛茂為
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于馬上持幢初
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
為虎賁中郎將　楊大眼傳曰大眼少驍捷跳走如飛
時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勿許大

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十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酉陽雜俎曰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數萬又龍門之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唐書曰尉遲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

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大服　薛仁貴傳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望見之問誰曰薛仁貴也召見賜金帛口馬甚衆師還帝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李白傳曰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為三絶旻嘗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

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天中記曰彭博通身長八尺曾于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横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横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又嘗于長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馬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墻屋宇盡壊名動京師　唐書宋之問傳曰之問父令

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憖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絶　天中記曰宋令文有神力嘗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謝乃為之出　歙州圖經曰績溪縣有汪節者生而有神力入長安到東渭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提而擲之丈餘後數十人不能動節又提而致之

故地尋薦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牀坐龜兹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嘗冠軍　胡証傳曰証膂力絶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擽合其

跗横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斗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張興傳曰興長七尺一飯斗米肉十斤為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　五代史唐臣傳曰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

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謂晉王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章墮馬遂生擒章　宋牛思進傳曰思進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絓于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牆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嶷然不動　韓世忠傳曰世忠早年鷙

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　岳飛傳曰飛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遼史邪律烏魯斯傳曰烏魯斯負勇畧會同閒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博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為我得此人烏魯斯請內廄馬濟河擒之並殺救者數人還　金史高彪傳曰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　元史穆呼哩傳曰穆呼哩

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袞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　博爾濟傳曰博爾濟戰于泰楚古特兩軍相接下令殊死戰跬步勿退博爾濟縶馬于腰跽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膽　卓齊特傳曰卓齊特有膽畧善騎射勇冠一時克呼國王汗之子錫袞有智謀諸部畏之且琳沁哈喇克沁沙圖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和約爾岱爾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無踰卓齊特者

宜急遣之拒敵從之卓齊特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錫袞降其大將實勒們等遂并有克呼之地　明張士誠傳曰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沒水　又曰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鬭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陣中　蒯勝野聞曰明常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　明常遇春傳曰太祖引兵薄牛渚磯元兵陣于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者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

應聲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石　武德傳畧曰德從常遇春于常州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戰自若又與賀仁德戰劉山仁德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呼突入盡破其軍